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二

葉王胡孫于朱熊傳第十

東莞尹守衡著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也劉基章溢皆琛同郡人琛與抗  
名一時上克婺州聘宋濂爲五經師因聞三人皆國士  
及克處特徵三人與濂入見上稱四先生而四人者朝  
夕與上講論天下事而琛特以吏材見知與溢皆授營  
田司僉事將柄用之矣從討九江下龍興上改龍興爲  
洪都府遂用琛知府事琛至洪都勞心撫輯軍民戴焉  
亡何祝宗康泰反洪都琛與都事萬思誠迎戰于市皆



死之琛贈南陽郡侯琛先仕元爲歙丞已又爲青田武  
義二邑令所在稱神明宿奸隱猾不鈎鉅而得吏胥屏  
息是時國有大軍所過驛騷琛坐溪澗撫胡床揮麈調  
遣一卒不敢跳梁處中坑洞渠魁進兵蒐捕殆盡遷治  
中旣來歸於是死上念之輒憮然嘆曰吾南昌諸臣文  
失葉琛武失趙德勝至今扼腕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也少年爲府小史上過當塗愷故  
策謁上轅門上命爲幕府掾上定金陵以愷爲省都事  
上還自婺命愷往佐胡大海守婺使參軍守大海克衢

知上加愷秩卽中使兼理而衢無城守愷簡屬縣民丁  
六籍其一得兵一萬二千八百人斥廢地得田五萬七  
千畝給兵屯種大海治軍旅愷治民事猾胥大俠一時  
不足常將軍有部將擾民愷執而撻之市常將軍使人  
諷愷愷曰民國之本也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  
一部將而萬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改容謝愷苗帥  
之難苗人咸欲擁愷而西愷叱曰吾佐天子太吏守茲  
土汝敢戕吾天子大吏吾義不得與爾共生帥聞愷言  
繆而囚之別室愷罵賊逾厲呼左右取酒引滿自醉旁



若無人賊中有與愷卻林帥亟殺愷無首遺患遂殺愷  
其子行人勸之走行曰世豈有棄父求生之子哉亦死  
之愷死上痛悼他日語宋濂曰王用和經濟才朕將大  
任之惜哉早歿于難愷嘗諫上不聽却立戶外迨莫不  
去上出見愷猶在怪問故愷從容進諫如前上慨然從  
焉愷善用正而嫻於辭初歿時追封當塗縣男洪武元  
年進爵子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也至正壬辰嘗語人曰淞水東地  
氣白矣禍將及乎倡義兵保守湖山石抹宜孫奉省符

來守處辟深爲參謀太祖攻婺州宜孫教有車師屬深  
將之往援深晨起見有黑氣亘天西北白氣亘東南頃  
白氣爲黑氣所蕩深心識之曰此敗徵也師果敗深還  
宜孫使守龍泉兼理慶元松陽遂昌四屬邑及王師攻  
處四邑民詣深請曰公治兵十年勞苦功高朝廷未有  
一命之錫國實負公公何負於國哉願公內附以全民  
命深因民心解甲請降見將軍胡大海曰深所以爲此  
者爲吾民也願明公噢咻之四邑得不受兵上聞深名  
久召入爲左司員外郎與深語未嘗不稱善從平江西



守吉安已因苗帥叛殺耿再成復還守處山寇乘苗亂或竊發深第捕渠帥誅之餘皆諭令散處加防約而已深見處兵單弱乃諭于衆曰兵以衛民無兵子女玉帛不保兵衆又無以餉之奈何衆皆頓首曰願如公教深度民間恒產有苗十石令出一人爲兵就食其中處米二十萬石得壯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謝再興反諸全從李文忠進擊敗吳兵義烏深相地得五指巖請文忠築新城捍吳旬日城成上錫以名馬是年九月溫寇方明善攻平陽深引兵救平陽方明善

敗走因下瑞安深兵直指溫州明善急與其仲父谷珍謀願歲輸金幣乃還師明年入朝上欲留深用深以邊境未寧願還處時上已爲吳王乃加深爲王府參軍往仍總制處州各翼語之曰閩浙平朕當還汝中書也深出上顧宋濂問曰胡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材也上曰洵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深荷上知嘗謂人曰處藉皇靈覆冒幸已救寧誓擊全閩之地入版圖方展犬馬微衷明年將兵下浦城克松溪請上更發建昌廣信撫州三路兵併力八閩上如深言命指揮朱亮祖率廣信



兵出鉛山左丞王溥率建昌兵出杉關往與深合克崇  
安圍建寧建寧人嬰城謹守朱亮祖亟欲攻之深視氛  
浸不利止之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  
參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  
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深猶不可忽閩兵屯錦  
江者乘深後來逼亮祖以是咎深深不得已引兵進擊  
破其二門建寧守將阮德柔盡率精騎開城門出扼深  
軍圍深數重會日已暮深以營壘未安敵圍不解難久  
持突圍出依兵四起馬蹶被執阮德柔送深友定所深

見友定曰我主上神聖威武群雄屬心足下當效竇融  
故事奉土歸命可不失富貴友定不悟遂殺之先是日  
中有一黑子太史令劉基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果深也  
上痛悼追封縉雲郡伯其後友定就俘上命深子鬻其  
肉祭焉

孫炎字伯融勾容人也炎長六尺餘面黑如鐵跛一足  
喜雄辯窮一座人天台人丁復負詩名當其岝嶂談  
笑人無有當之者金陵夏煜師事復而橫逸出復上炎  
遊此兩人間最深時時與兩人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



語輒搥案大譁聲撼四鄰下筆累帙立盡由此驚動江東間出遊四方所與交盡一時英傑時時抵掌顧章句生罵曰孫炎男子豈效若等稿死蒿下耶衆生固豪之不與較炎亦竟落魄歸高皇帝定鼎金陵炎骯髒入見勸上延攬圖大業稱上心上使爲行省椽與論天下事每至千數百言皆可聽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改池爲華陽府卽拜華陽守明年召入爲省都事會處下以都事往總制處州上許以便宜行事不取中報付省符未署者聽辟任炎疋馬入處坐廳事驅城中民跽階

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爾民未知朝廷德意握兵戲溝中主上不忍加兵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汝非厲汝也爾民遵化有後福不然自取糞粉無爲也炎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爲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又徧檄諸屬縣數月皆奉炎約投兵相繼爲良民炎擇勇健民練爲兵推一人爲長日督教以備不虞發一符立至戲下無敢後奸吏強族素驕蹇束手歛戢於是人人願得孫使君長爲



守也是時四方爭割據秀民依匿山谷中未肯出炎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授使者書招之而是時劉基章溢葉琛最爲處士所推而基又最有名又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它人任使炎使者再往返不起奉炎寶劔炎以劔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諭基基不答後乃逡巡來見炎置酒與基飲上下古今成敗傾河決峽基歎謝曰始基自以爲勝公聆公論議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予炎亡何首帥亂襲炎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炎不肯屈夜以燭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矣炎引佩刀割鴈舉卮酒仰天嘆曰嗟夫大丈夫乃爲鼠輩所困我即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不爾食卒怒持劔瞋目擬之炎飲酒自若卒叱炎解衣炎罵曰此紫衣裘主上賜我者吾當服以死引枕卧賊乘睡中刃之洪武元年追封丹陽縣男妻王國兵入金陵時死之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其少年一磊落書生也紅巾亂起光投筆從戎徐壽輝陷都昌署光爲江東宣慰鎮鄱陽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陳友諒弒壽輝自立爲漢王光語衆曰我不能殺友諒  
可北面之乎遂與左丞余椿反擊漢兵以饒降輕騎謁  
上龍江上賜光錦袍鵬帽授行樞密院判官令戍徽光  
旣行上解金連環絛授光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光  
疏謝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  
左右藏弆曰此于光誓書也識之從征九江下黃梅拔  
建昌從戰鄱陽遷指揮同知從平武昌遷鷹揚衛指揮  
使階懷遠將軍從徐將軍東平淮浙北定中原郭子興  
之守潼關及鞏昌徐將軍皆令光往佐之王保保數入  
寇光輒擊却之大將軍班師還京王保保襲蘭州光自  
鞏昌將兵往援及馬蘭灘卒遇敵兵爲所襲被執是時  
蘭州兵少守將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敵脅光降光不  
肯縛光至城下語光曰若能呼以城降不汝殺不能將  
磔汝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善堅守徐總兵將大  
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敵  
不能下且懼大軍至乃引去上聞光死流涕曰于光不  
食言矣祭之少牢配享雞籠山

朱顯忠泰州如臯人也初從張士誠守松江我師下太



倉顯忠遂以松江降歷功陞授濠梁衛指揮僉事從穎國公伐蜀留守文州蜀將丁世真更欲爭文州圍城益急番兵數萬顯忠城中兵僅七百人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棄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部士聞言爭自奮顯忠被創以十數戰益疾城破士卒止存二百人顯忠死于亂軍中蜀軍得我千戶王均諒均諒不爲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上聞二人死遣祭之厚恤其家焉顯忠贈鎮國將軍都指揮使丁世真後爲

帳下小校所殺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請賞之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熊鼎字伯穎臨川人鄧將軍守南昌鼎持謁入轅門坐將軍帳中扼腕縱談天下事鄧將軍大喜以爲遇鼎晚薦于朝太祖召見江州浙西平召爲德清丞吳元年召入爲博士尋遷起居注時初置臬臺鼎出僉事台温上以合温方氏陸梁之後務得人鼎至庶得僞將二百人暴州邑中遷之江淮鈞獲蠹民豪胥隸散置別郡六百戶有金萬戶奪民三妻矣夫訴則更妻其夫而竟不



予前婦鼎至三夫皆訴鼎悉歸婦三夫棄金市平陽有農婦爲一故校鹵而室之五年鼎攝至校抱二兒泣曰妻去兒不養餓死願公憐我鼎命寘兒妻傍兒避不肯鼎曰詐也鞫之乃鄰人子論如法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人皆相戒夜遣去其秋山東平上又命鼎以前秩往山東而山東爲齊魯故域民敦讓不訐鼎卧治之是時河北甫定濟南宿有重兵兵數縱火焚畧一室火則一市財皆殫鼎檄令長庀火具畧保伍相赴援榜戢士卒毋得復如曩時焚畧置不問士卒不戢卽所轄坐故縱

火患乃息論罷州邑漁獵吏數人檄令月置二曆日著所理錢穀訟獄之數月以其一上憲司鈎考小大吏無隱情上語廷臣曰熊鼎爲政得體朕甚嘉焉尋轉副使三年封建諸王上慎選臣僚問丞相曰熊鼎稱是乎丞相曰賢上紀姓名凡上問禮書崔亮亮對如丞相語上曰朕固以鼎足任也召拜晉王府右傅階中奉大夫會徙邊獠雜羗入內地護卒弗嚴道奔散事連鼎左遷衛知事五年召還爲晉府參軍間令爲皇太子說書一日上問曰秦漢以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鼎謝未致命覈



糧姑蘇還上復問鼎諸侯王事鼎對如初上怒改刑部  
主事奪參軍俸八年西戎朶兒只班內附上以鼎老成  
曉暢戎事出爲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鎰錢千三十緡  
其冬賜鼎狐裘纊袍鼎計西戎終必叛上言西涼岐寧  
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班來歸非誠心假我聲援威  
脅鄰邦爲旦夕自安之計朝廷宜思制御之道急之則  
席卷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旣成而跋  
扈猶昔今宜稍給糧種撫其遺民以安衆心守以良將  
彼朶兒只班特匹夫耳又將焉往上閱疏曰人常謂熊  
鼎迂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上思鼎邊上良苦遣中使趙  
成徵鼎鼎至西涼打班驛而朶兒只班叛令酋長么哥  
勝鼎還鼎切責之大義與成俱爲所害上深悼焉立祠  
祠鼎祿養其家

論曰葉景淵名亞劉章使無康祝之難勲庸肯遜二公  
下乎王用和執法不阿得遇賢將遂無廉藺之際胡仲  
淵知難冒進不有剛愎者參乎孫伯融以豪俠得衆心  
有古烈士風然君臣草創之初伯溫之率歸太祖炎力  
也于大用張子明呼吸片言直足以壯三軍而褫敵魄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三  
魚尾十卷  
朱文州倡必死之氣以鼓士士人人願決一旦之負血  
爨樓櫓能參軍策料西戎若指諸掌不出時歲身罹其  
殃惜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三

陳陶章唐凌楊茹傳第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也遇初仕元授江東明道書院山  
長改温州路教授元亂棄官歸隱太祖下金陵方思招  
致天下賢士聞洛陽人秦元之避地鎮江使徐達物色  
之聘之至語太祖曰金陵名士明公搜用盡矣且及臣  
老朽此中尚有百倍臣者柰何遺之因薦遇太祖立致  
書幣徵見太祖與語大悅之稱先生不名遇與元之二  
人參侍帷幄太祖嘗有秘畫臨幸其第者二元之謔曰



太祖嘗臨燕且多贈遺元之有從子歿啓太祖還鎮江  
太祖爲出郊相送握手密談久之太祖初爲吳國公時  
時賓禮二人不煩以職務及爲吳王元之已前卒時欲  
官遇遇辭不肯受明年上卽皇帝位再命爲翰林學士  
皆固辭尋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除中書左丞又辭  
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  
文館大學士則又辭會有疾命醫往視時天微寒因賜  
錦被及上供米疾間入謝上望見連呼曰君子君子久  
之又命爲禮部尚書則又辭上見遇固不肯仕乃爾遂

不復強每見多錫賚之遇皆拜受賜坐侍食談古今  
敗遣廐馬送歸仍賜肩輿校尉十人俾安佚之論  
卿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遇頓首謝曰臣三子皆  
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悅遇初以四方多難夜必焚香  
籲天願天早生仁聖救創殘及上起江東遇聞召卽就  
命然不受官爵不滓其志洪武十七年乃卒時年七十  
有二賜賻祭加東園秘器塋鍾山季子恭舉鄉貢士累  
官左通政累贈遇官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  
遇爲人清遠有興致游心繪事然不肯傳示人人無知



者第中復嘗學習遇叱之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  
下者中復常隨遇侍太祖卒以此伎受知文皇永樂初  
授翰林待詔遇嘗寫太祖聖容妙絕當時中復子孟顥  
善八分楊東里最愛之

陶安字主敬直隸當塗人也安初舉元至正間鄉試授  
明道書院山長爲人貌癯而內多謀略精易筮嘗以王  
佐自負而人未之知也上渡江首至太平安與耆儒李  
習率父老出城迎上見上龍姿鳳表因獻言平天下大  
略上悅使參幕府事從下金陵諸將奉上爲吳國公以

安爲員外郎上方寤寐英豪徵劉宋章葉四公至上問  
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  
民之才不如溢與琛上嘉其善讓上克武昌拜守黃州  
及下饒州徙守饒閩寇時陷浮梁樂平來攻饒州二縣  
民多從賊剽安登城諭曰若等皆吾隴上農民柰何反  
爲賊用去賊還爲太守用寧猶貴乎賊曰使皆如太守  
豈有今日城卽破不相害也已而行省援兵至賊大敗  
遁去諸將請盡屠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其本心柰  
何殺之明年入朝上作詩美之謂賊去鄱陽猶鱷魚之



去潮也吳元年初置翰林召爲學士是時四方宿儒皆集闕下議禮制安總之而大祀禮專用安議禘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安復與李善長劉基傅瓌楊憲等詳定律令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御史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洪武元年初置山東行中書省上以江西參政汪廣洋調山東欲令安出參政江西上語安曰江西上游都會朕閱諸臣堪代此者莫如卿

安頓首曰愚臣微陋恐付托不效負上恩上曰躬擐甲胄決勝負兩軍之間此武夫事非卿所能也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卿事亦非武夫所能也朕用人因人所能不強人所不能朕豈私卿一人不愛一方耶安頓首受命至江西多善政洪武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奏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上嘗賜安聯語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少講濂洛關閩之學上嘗與諸學士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



决去戰國縱橫押闔之徒當時諸侯急於功利多從其說徃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陛下誠探本至論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以不行仁義夫秦襲戰國之弊安得知此

章溢字三益處之龍泉人也少負才畧方頗踈髯目光如電吐音若洪鐘壬辰斬盜寇龍泉得溢從子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溢大喜爲釋從子延溢坐問計溢謾罵曰計安出爲賊不已且死

爾賊怒縛溢柱刃矚脇欲以威降溢溢益奮不屈賊竟弗忍害溢夜乘間脫歸募里中少年擊賊大破走之處帥石抹將軍宜孫上其功行省因畱與平七縣諸峒賊屢有功行省以便宜累授溢官辭不受或問之溢曰五將鄉里子弟使肝腦塗地吾獨因之自爲功寧忍乎乃退隱匡山上克處州避地入閩庚子上以東帛來召及青田劉基麗水葉琛浦江宋濂四人同詣金陵見上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四人同辭對曰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是能一之耳上曰



卿等其留輔予以溢爲營田司僉事溢乃行視江東兩  
淮蕪田皆爲辟草萊佐軍興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改  
僉司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詔還處州餽糧荆楚  
平改湖廣溢至湖廣見荆襄多廢地請盡開斥分兵屯  
田以控制北方上曰善紀綱之事朕一以屬卿未幾浙  
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璠坐事逮辭連溢溢惶怖上  
曰朕素知溢守法惡有是遣太史令劉基慰諭毋恐會  
處帥將兵入閩敗沒浙東諸郡大震詔遷溢爲浙東副  
使還鎮處州溢辭曰臣日在浙東無狀同列皆得罪獨

臣蒙賜原上恩已重臣不勝感激今更加臣官則益重  
臣過疆場之事臣不敢辭副臬之命臣不敢拜上從之  
比詣郡諸狂狡相誑誤者各已據山谷溢令馳榜諭告  
招輯之誅其渠帥而籍餘衆爲兵溢子存道初以元帥  
戍浦城詔令提兵從溢往來游擊温州茗陽賊周遂卿  
遮畧平陽瑞安道溢命存道擊斬之青田龍泉慶元三  
縣時多警溢先籌爲守禦賊皆却走諸縣漸稍寧謐既  
三載請朝京師上手書報曰朕知卿在邊良苦俟吳平  
當卽召卿爾及後浙西平召還京留存道使守處州上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一  
既見濫甚嘉獎諭群臣曰章濫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  
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濫叩頭謝不敢當上因諮濫  
以征閩諸將濫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  
此必勝矣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  
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濫策上  
即皇帝位濫與劉基同日並拜御史中丞太子立兼太  
子贊善大夫濫治事務持大體嘗曰憲臺百司儀表務  
先養人廉耻使人避不肯犯豈直恃搏擊爲哉存道初  
率鄉兵萬五千人從李將軍入閩閩平詔移從海道北

伐濫請上曰鄉兵農人耳始許以閩事平歸農今復調  
之失信不可上色不懌濫繼請曰今兵已入閩者俾還  
州里昔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趨勇不好農可籍而代也  
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者迂乎先生不迂也非先生爲朕  
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濫受命遂行比還處會毋卒上令  
苦塊治戎事鄉兵旣集乃令存道部領北行疏乞終制  
存道至京師見上上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汝尚勉立  
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授處州衛指揮副使使戍  
上黨尋移平陽濫竟以母哀毀得疾卒年五十六存道



後從湯和征虜斷頭山力戰死

唐鐸者鳳陽人也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忠謹事上無  
它腸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中書省管勾湯將軍  
克延平請守於上上令鐸往既三載召還爲殿中侍御  
史已復出守會稽築夏蓋湖隄其有功利於民甚溥陞  
刑部尚書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  
諫議大夫上語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  
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  
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

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陛

下已深得情幸甚已坐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右副都

御史復爲兵刑二部尚書初立詹事院上語吏部曰三

代保傅禮極尊嚴輔導太子須擇忠正賢良之士兵部

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食尚書祿未幾致

仕二十五年改院爲府復起鐸爲之仍食尚書祿尋致

仕再起爲太子賓客尋陞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左軍都

督楊文以征南將軍佩總兵官印出平廣西奉議南丹

向武等州土蠻起鐸以致仕兵部尚書參贊軍務鐸釋



事遂還里鐸爲人素長者然短於才上或有付託輒勉出應命出未久復請休上亦念其故舊多眷注雖致仕全給尚書俸上嘗語鐸曰朕思前代有國家者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基業久安間有亂亡未有不由違天逆民所致卿與朕共事日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事天未至卿卽以言使朕知警治亂繫焉卿毋謂已安不以爲意也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是臣雖老諄敢不盡心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鐸居官不動聲色而政修人和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諍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愚鐸賄賂公行鐸無可柰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不古有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有九卹賻最優



皇朝史稿 唐鑑十一卷 九  
論曰陳靜誠有運籌首功而尺寸之組不得加于其身  
青田公當爲加額矣陶主敬首謁轅門而一統鴻圖已  
定於出迎數語王者之興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蓋謂是  
乎章三益先後保障功不細石抹將軍虛左席以相讓  
不能屈後竟與麗浦諸人共遡桐廬而西豈君固擇臣  
臣亦擇君耶唐公累進累退厚德足以感明主而不能  
舍質行至於墮群姦而不能累其愚不可及也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舉秀才授司經局  
正字出令會稽廉憲陶晟以它事坐漢繫按察司獄非  
其罪也上偶知之會晟至京師上械晟還浙令釋漢與  
俱來漢至上即日拜爲監察御史巡按陝西漢疏民瘼  
數事具言古人有言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  
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  
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漢嘗平反一寃獄謝以千  
金漢謂之曰子罪得原律有定法非我私子峻却之上  
聞擢右副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性殘刻漢嫉之  
數面折徽徽側目視漢奏遣漢出按事蘇松嗾御史桂



滿拾漢微過爲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漢長於政事有廉操上愛之然漢處同列出言多不檢亦以是賈怨上亦稍知之慮爲所中傷以年老賜歸田里漢叩頭謝曰臣願生居京師死葬京土上許之命居私第歲餘起爲左贊善微尋坐藍玉黨伏誅上復拜漢爲右僉都御史漢泣事未久遂請老乞還故鄉上曰朕先賜卿歸不肯行今欲歸何也漢叩頭對曰先是詹微臣有後憂今微誅臣無憂故敢歸爾上賞其直聽

還鄉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庶吉士試事吏科十九年擢戶部試右侍郎尋實授左侍郎時茹瑞以貢入太學授承勅卽擢左通政秦達爲靖同榜進士歷事都察院擢工部侍郎數人在職公勤上故特超用之詔有司復其家御製大誥上復特舉數人以激勵百官而此數人者三四年中皆晉尚書皇太孫立靖以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其年達遂致仕去靖在部嘗鞫一武官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持至靖前僚屬見之皆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贖物侮人耳命碎之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四  
聞嘉歎曰人得珠人必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可謂  
以道事君使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將以一珠而起大  
獄株連之禍安可勝窮今以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  
動心遽斥以爲賸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  
矣靖時方壯年執法平允上數獎勵之尋以事免亡何  
召以布衣出使安南還改左都御史有鄉人繫獄靖爲  
其改狀草擊登聞鼓爲御史所劾上念其才不之間御  
史論不已賜自盡上命歸葬於淮年僅三十八瑞衡山  
人事孝陵爲兵部尚書建文時改吏部尚書文皇入國  
封忠誠伯達字文用宣城人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汪羅傳楊李趙劉列傳第十二  
汪河者龍舒人也上定金陵河以掾史給事中書省中  
時時上前有所陳說皆稱旨擢大都督府都事是時上  
方撫有江東諸郡而師行日有聲元臣察罕方起收復  
河北佯來通好玉帛交于境上上故知其覘我也以河  
倜儻有材諳可任使使河往報之亡何察罕死蒙古代  
之以其甥擴廓擴廓又來修舊好上復令河往報擴廓  
番焉上爲河致書曰河行以爲生者賀沒者弔也又番



不遣何故春秋鄭絕於楚楚執良宵漢伐匈奴匈奴拘  
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奈何閣下反效之乎書三致  
不答晉六年不遣河即纍然楚囚哉不少屈遜矣洪武  
元年師下河洛擴廓北走定西河乃完節還歸上即日  
陞河東都侍郎河在虜中久具悉虜事上方略擴廓竟  
不得有加于我河力也尋遷御史臺數觸天威陳讜論  
上多容納其後封建親王河拜晉相尋卒

羅復仁吉水人也初受僞漢辟及我兵下九江杖策來  
歸太祖喜置左右甚信用從破友諒鄱陽湖齊捧蠟書

招諭臨江袁州諸郡皆來下太祖爲吳王除中書省諮  
議僞漢敗守武昌太祖使復仁說之降語在開國紀擢  
國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燕見輒賜坐食飲太  
祖卽帝位遷翰林編修洪武二年占城來貢言安南侵  
奪其疆域地上命復仁齎詔往諭安南歸地占城罷兩  
國之兵而還安南遺之金貝土物悉却之上嘉之曰不  
受其餽是也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敦茂簡樸見若草野  
倨侮而胸中了了太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  
操南音以對太祖顧賢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嘗



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几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賜第城內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闕以獻上悅厚賜之禮幣尋乞致仕許之陛辭賜大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上復思而召之乘傳至京師見上上大喜復仁奏減江西秋糧軍籍等數事上皆可之留三月上憐其老賜玉帶名馬鍊柱杖及家僮飲食具遣還家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也洪武中爲都督府吏起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序班授兵科給事中二十八年改禮

科都給事中奉使西域通貢道安至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自以遠中國負固不守外藩禮且欲安稱臣安曰我天朝命使誰爲汝臣耶具陳國家威德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汝何敢與我中國敵也王曰我國土何渠不及中國令人導安從西行南還所至地方萬千餘里六年始返其國以安始終弗爲屈遂不遣歸永樂五年王死頭目哈里令虎歹達乃送安還朝因獻名馬珠玉謝罪安初同行太監劉帷御史姚臣皆物故官軍千五百人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上以安羈西域十三年不屈節



賜第免朝十三年奉使往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爲王  
見羈北虜復留九年洪熙元年始歸時安母且期頤矣  
安自念老病不復能任事上書乞骸骨言臣離母膝下  
使絕域先後二十二年今幸生還願得以白首餘生承  
歡旦夕請賜勅命榮養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部考  
例不得授上曰安使遠夷留滯廿餘載良苦何例爲予  
安勅命歸養令有司歲給月米一十二石輿夫二名宣  
德四年卒上特遣官祭葬子霖以賢良方正薦授通政  
司知事遷錦衣衛經歷改六安州判官

論曰汪河以修敵好而受俘纍所不以之釁鼓者比酈  
生幸耳而敵人要領已豫得之南冠之日其智略有足  
多者羅復仁一樸斂儒生無他材能逐鹿之際漢旃且  
先遽令泥首於轅門外夷相吞犬羊常性乃復使之折  
戈頓顙降心而聽命故曰忠信篤敬蠻貊行焉不誣也  
傳安父羈西域視蘇武已爲過之不知勞苦之狀何如  
子卿然而皇靈以宣臣節不失可謂老而彌壯者矣家  
有白頭之母橐無陸賈之金首丘之日猶能藉天子之  
寵光以終人子之養不謂忠孝兩全者耶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也少補北平諸生不大讀書好爲人策事慷慨多權畧燕王初起兵內靖署善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世子居守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善備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上常目屬之稍進爲丞昭皇帝嗣位進爲卿居第有美園亭喜與京師權貴人遊大得公卿間聲歷事仁宗宣宗正統十三年卿考滿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駕至土木師潰胠足走還京師時年六十五矣也先入犯郕王以善曉暢軍事改左副都御史佐于謙營九門外禦虜數有功進右都御史善自侍郎歷臺端皆領鴻臚寺事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率從朝房相謁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止時虜亦欲歸我太上皇每索大臣到迎而我先所遣科臣李實乃假卿佐以往虜故猶得籍以責我曰我留汝皇帝無以爲奈何不遣大臣來迎歸諸大臣無有敢任行者善獨出班請曰上皇狩虜已越碁犬馬臣未嘗有一飯不戀戀於朔北今幸叨從九卿之後願假一介行李談笑而折其跋扈不臣之心虜其或者悔禍於予俾臣得奉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五  
上皇以歸君之靈也社稷之福也即不然臣節亦盡臣  
死無憾工部右侍郎趙榮曰臣前已如虜師識虜情臣  
願陪行詔許之予之勅然絕不及奉迎事善至也先問  
曰都御史爲通好來耶爲迎皇帝來耶善曰南北之好  
久矣奚待今日太師偶以日者耀兵我境我太上皇是  
以得與太師相從及此然太師奉事我上皇猶吾臣子  
我中國人民無不稱頌太師盛德上皇今已稍倦於遊  
我臣子是以敢有今日之請也先曰日者之釁乃汝中  
國自貽之感汝知悔乎善曰太師姑以是爲可執之詞

耳總以太師之英雄偉略久欲示威於我邊境我太上  
皇帝亦惟是暱比之小人致貽今日之憂太上即肯深  
居九重惟是守疆將士左執鞭弭右屬鞬橐與太師相  
周旋于邊鄙之中未知雌雄若何耳也先每有詰難善  
輒片言折之語具在北狩紀中於是引善進見上皇遂  
以明日奉駕歸矣君子謂上皇之得以返自虜庭善有  
詞也善歸進左都御史仍領鴻臚寺事李實者字孟誠  
合州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使虜上事宜  
八事上曰此難可以遙度也實捧勅書讀之無迎復語



訝之將請白閣臣遇興安詬之曰爾奉黃緡幹事他何與焉實遂偕虜使北行上皇見實泣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見上皇皮帳布幃蓆地而寢泣依奏曰陛下往日深居宮殿玉食錦衣乃因王振遂至北行非陛下寵之太過豈有今日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卿等無人肯爲朕言今悔何及明日也先欵實問曰爾等念太上否實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也先曰念之何以不遣大臣來迎歸實於是信虜之欲歸我上皇非謾我也實歸進右副都御史趙榮者字孟仁以能書秀才選任中書舍人初與右通政王復通候上皇還改太常少卿及奉上皇歸轉左侍郎榮閩縣人也上皇後復辟進榮尚書實時巡撫湖廣中旨奪職爲民或謂實至虜中見上頗倨而其詞又戇上故啣之善雖負才辯而以巧佞取功名景帝易東宮加太子太保先嘗事王振後更事吉祥而比石亨故又以奪門功封興濟伯兼禮部尚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卒仍故封進侯謚忠敬四子一爲勲衛一指揮僉事一千戶一鎮撫孫增尚公主爲駙馬都尉



論曰興濟材人也而其功名則皆巧於伺竊而得之又聞其儉忤人也初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偶與善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謬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爲崇陰慝亦昭昭矣哉若夫太上之歸也謂善之口舌可能爭而得乎非也乃天歸之又豈虜之真能悔禍而來請乎亦非也乃天牖之天留太上以天順八年之天下卽非善往而必歸也卽實再往而亦必歸也天啓太上以爲殷憂之聖主故使之居夷一載而不以爲辱南宮六載而不以爲屈故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天之所去則爲亡國之微欽天之所留則爲處桐之太甲吾故曰皆天也

劉戡字景元安福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奉使交趾戡從兩健僮一肩輿道南寧直抵交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颺幟蔽洋今豈天人耶步空而至也郊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據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五  
皇晉一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饋之金珠犀象不一顧旣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戩書初入關詩示之有曰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戩初入交苦炎暑館人進一象骨扇出關返之還陞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配胡氏盲女也胡數請置貳室不聽臨卒索緜書曰劉伶之鍾旣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事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五

宋蘇胡王吳桂魏列傳第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宋學士濂者字景濂浦江人也姪七月而生嬰兒時多病六歲能記二千言稍長受春秋三傳於聞人夢吉先生歲餘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吳貞文公萊講學白麟溪上濂與金華胡仲申從攻古文辭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濂皆師事之諸學士家言濂且以後進燁燁先達間矣至正中以布衣徵拜翰林國史編修辭不就隱居小龍門著書龍門子上克婺州郡守王



宗顯禮致爲郡學五經師王師下括倉上復徵與劉基等四人至江東授江南儒學提舉使授太子經濂爲太子陳解經義間傳恒言爲帖括上以爲䟽通語從臣曰先生淳謹君子也上方從馬上定四方問濂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具在願陛下留意上曰善而心頗迂之矣甲辰遷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知制誥失朝降編修洪武三年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改濂爲司業坐議孔廟禮稽緩謫安遠令尋召還爲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

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兩廡壁嘗臨御賜坐講析陞侍講學士仍兼贊善大夫令輯歷代奸臣事爲辯奸錄分賜太子諸王上作祖訓錄成令濂序之於時當代紀載上皆屬濂總其成上最嘉濂博洽然不敢使參大政一日欲試之濂頓首謝曰臣少無它長徒以文墨事上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一旦受職任事一不效臣死不足惜負陛下不敢上益重之上擇年少舉人俊異者爲翰林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濂爲之師每食太子親王迭爲之主上時幸堂中品評



文字濂每見上輒賜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夜分爲常  
濂尤忠春不洩大書温樹二字室中人有問朝廷事指  
二字不谷上嘗召翰林諸臣飲勅內臣行觴濂素不勝  
杯酌捧觴辭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又  
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  
不慷慨濂一吸盡上大悅而濂已赭面赅赅矣上復笑  
曰朕爲卿賦醉學士歌俾百世下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他  
爲朕賦醉學士歌俾百世下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他  
日御武樓濂侍坐上勅中使入取所儲甘露於宮中起

用金杓煉湯於鼎調以飲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服之  
去沉疴延遐齡故與卿共之上又見濂行步艱命太子  
選良馬賜濂上爲賦良馬歌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  
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  
美乎趣官其子以冢子瓚之子慎爲儀禮司序班介子  
璲爲中書舍人加贈祖爲太常少卿父爲禮部尚書誥  
辭乃上親製稱濂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靜之而  
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者乎攬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清



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又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矣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首謝上令濂孫慎護行復屬濂曰卿歸猶能來見朕乎濂叩首曰臣身未就木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侍食便殿日中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濂遜謝歲暮乃辭歸旣數日上語璩曰爾父道中無恙乎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我乃遺之也十三年孫慎以黨連坐論死濂當得重辟以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濂體幹短小細目踈髯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



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濂不受上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晚年天威叵測有上萬言疏觸上怒甚以示群臣群臣或指疏中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濂曰應詔陳言本效忠無它烏可深罪上爲霽威再閱疏中多足采召前指抵罪者罵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悞罪言者濂之旣請老也入辭上上問曰今在外交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對曰國子監學正蘇伯衡臣鄉人也博學飭行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

之伯衡初在成均教胄子五年士多好古通今近臣有薦於上即日召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詣丞相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伯衡不幸幼有瞶疾雖麤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僂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不之強也及是濂言上趣召之伯衡至宰執以下咸往候伯衡曰聾瞶之人安能復侍天子之側以自取罪過明日入見固辭上屬目久之旣退問群臣皆述伯衡前語上然之賜文綺及寶鈔遣歸二十一年會試上仍召爲考試官



事竣即辭歸遂不復出見客伯衡字平仲宋文定十世孫著有警說四十首爲學者傳誦胡仲申者名翰元季與濂俱不肯仕仲申隱居南華山中人稱胡仲子上下婺州始應聘起授衢州教授會修元史上以濂爲總裁翰同纂修濂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璉子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遂居華陽璉字仲珩以書顯與華亭宋仲溫吳郡宋昌裔稱國初三宋恪兄懌亦能書時人亦稱之宋氏義獻建文君召入翰林爲侍書璉有三子慎愷恂皆無後成化七年巡視四川南京戶部侍郎黃琛爲濂請贈謚又久之予謚文憲

論曰太史公恂恂乎德言君子也受知高皇千載無兩而夔州之行不免何哉公初辭元辟命欲入僊華山爲道士犁眉公歌以速其行語之曰先生行吾亦從茲往矣他日道成爲列仙毋相忘也嗟夫二公追誦乎斯言其無遺憾於身後乎

王禘字子克義烏人也至正初詣闕上書八千言不報隱居青巖山術人齊琦見而語之曰公當爲異代人物上克婺州徵禘禘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琦言蓋在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一  
茲乎詣見上上大喜命署中書省掾與語彌子克不名  
辛丑獻平江西頌上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  
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二人皆以  
文墨受知然禘上常屬以民事上爲吳王授江南儒學  
提舉司校理陞侍禮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丙午出同  
知南康府事綏輯有功特賚黃金帶及上即帝位召入  
議禮忤旨改漳州通判瀕行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  
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  
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旣修則天眷自不能已

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  
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  
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  
爲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  
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  
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  
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  
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  
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霍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  
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  
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  
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  
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以君  
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  
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  
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  
西旣平租稅旣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

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  
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  
也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  
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  
大要冒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常談而不加覽焉上嘉  
納尋脩元史召還與濂同爲總裁禘在史局上嘗飲以  
梨漿一日渴語濂憶之上聞遣中使齎賜史成拜翰林  
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禘長身山立人望之  
若不敢卽上見每喜其人乃令齋詔招諭雲南梁王把



都初見禘疑不奉命禘因說曰今天子使使臣遠來毋亦以雲南生聚百萬不欲殲于鋒鏑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蠡起惟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年間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走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夷酋長莫不稱臣王今欲與天子抗衡崛強於此試自料勇悍強獷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籌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孰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

俱全不亦美乎王恃險遠欲拒朝廷朝廷遣一偏將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耳不亡何待梁王聞之顧其臣皆自失歛容謝曰使者且休請改日待命於是館之上賓禘留數月元有孽主自立朔漠使侍郎脫脫至雲南通耗求援聞禘在欲殺之梁王匿禘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而王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欲去王不已出禘與見脫脫欲屈禘禘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寔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遂爲脫脫所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五 王福 九  
害年五十二其明年爲洪武七年上不知禔死復謂參  
政吳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曰臣  
奉主上威德告之大義曉以禍福當令北面稱臣如其  
冥頑不靈六師臨之未晚也會獲梁王漠北使鐵知院  
等二十人至上釋之令與雲偕行二十人旣至沙塘口  
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誘雲胡  
服辮髮詐爲元使改易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二十人  
毆殺之其後雲南平上乃知雲死狀求歸其骸蔭雲子  
骹爲國子生禔子紳洪武二十八年走雲南求父遺骸

不得還值建文君新即位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召  
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上言父禔死節狀曰陛下  
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事  
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贈禔翰林院  
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禔始  
也靖難後革正統六年以義烏丞劉傑請仍贈翰林學  
士改謚忠文成化十八年命雲南布政司歲祭弘治中  
雲南撫臣援禔例復得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禔並  
祀雲南賜祠額爲二忠雲字友雲宜與人仕元爲翰林



待制徐魏公克元都送赴京授校書郎歷官刑部尚書  
出爲湖廣參政坐事逮上釋之有是遣雲嘉靖中又官  
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論曰王禕吳雲皆以天子之命使見戕死等耳滇平贈  
卹獨加於雲不及禕何也禕事上十有五年上固深知  
禕者詎忘禕耶夫陸賈之不能賢於蘇屬國也明甚禕  
旣不獲生還如蘇屬國然以方陸生功垂成而始敗又  
與雲之被隕于中道者異日談也皦日之節迄嗣君而  
始白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桂彥良名德稱慈谿人元季舉于鄉上南宮不利歸長  
包山再長高節皆有文名除平江路文學掾不就曰吾  
以待天下之定也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士彥良以省臣  
薦待詔公車一時名士集闕下數千人獨彥良得以白  
衣錫宴授皇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啓事太子多剴切  
太子深器重之詔與宋濂分教文華堂上語彥良曰昔  
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上詔以治道對曰道  
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刑賞乖刑賞乖則  
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將忿忿是務去上曰善他日



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善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明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揭其語殿楹明年日南至有事于負丘上以祝文譴主者彥良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率今未足深譴上笑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稱善又之上欲誅一墨吏彥良爭如律上不聽彥良曰三尺法陛下當與天下共守之上不能奪上以三府疑獄命之讞且試之多見原法官呵彥良失議彥良奏當取長略短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上問

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法以靖民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逸而靖于德矣他日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因問三教曰治天下當法孔子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十一年擢晉相府右傅上親製勅褒厲之勅曰孔孟之爲人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自漢唐以來則稱之所以然者何蓋謂務懷才而抱仁專博濟以善天下其爲聖賢之稱非人強稱由陰騭厚而天地鬼神使然也何



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隲也且孔孟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二帝三王之道興何期事在七國縱橫之秋不能行矣朕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如爾桂彥良心淳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爲人也善其爲學也篤使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校之愚人及作聰明者爾尚猶爲能士也今晉無王傅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聖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旣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專者祖訓錄爲規毋作聰

明務欲靜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道務揚善而使之以由善常論不德之人當使不履其蹤避其險惡也於此篤記在心則王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彥良以輔導在先格心製心圖獻晉王上聞之嘉獎十三年革相府改長史授奉政大夫十五年以晉相入朝上太平十二策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閱策顧語侍臣曰朕初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觀



彥良言皆有裨於政道顧可謂通儒十八年以病免歸  
二十年卒彥良故慶元府判葉同子也生之夕室有火  
光如流星母以爲不祥棄弗育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  
姓彥良見道純一而寡知變上以故稱重彥良然卒不  
使叅大政

論曰國初之所謂名士者我得品其人矣犁眉公抱黃  
石起爲帝者師龍門子負尚書入爲明聖輔皆文人也  
桂彥良出應弓旌言稱宣聖上故亦以王佐才予之雖  
然兩公論思黼辰孰與曳長裾者善保其身也哉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也太祖平江漢徵授平江州學正  
遷國子監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  
使入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堂侍皇太子說書及授  
秦晉諸王經二年十一月冬煖如春上召觀偕危素詹  
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上曰卿等各賦一詩以  
述今日之樂明年春轉太常卿七月陞侍講學士尋與  
宋濂皆轉國子觀祭酒濂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與博士  
孫吾與修撰王傑爲讀卷官九月坐考祀禮遲慢與濂  
俱外謫未赴皆召還禮部主事賜宴奉天門上曰前日



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上以姑蘇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民未獲寧宇命觀往爲知府觀懲陳寧苛政濟以寬大敬老恤民建學舍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彛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時戎事倥傯百物彫耗禮文衰落觀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爲天下最上嘉之陞四

川行省參知政事郡父老上疏乞留命還郡七年觀以舊治爲張氏竊據改而新之衛帥言上曰觀興旣滅之基有異志上怒誅觀尋悔之命祭觀皇太子諸王皆有厚賻觀守僭竊僞邦其所延致門下士又皆故時僞府賓客以是卒不免於難周壽誼旣賓鄉筵後又六年上召見便殿賜宴慰撫予之冠帶楮幣給驛舟遣還踰年乃卒壽誼生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爲年一百一十六歲

論曰魏觀本廊廟美材不肯失身僞漢讀書蒲首山中



皇明史稿 卷三十三  
魏崔十三卷  
十五  
構亭梅初吟咏自適寄志清遠斯固一時也已而一遇  
真主幡然出應弓旌及夫大寶有歸與宋景濂並侍東  
朝同升講席賡歌紫閣爲天子嘉賓歡同魚水世亂則  
隱跡以求志運泰則弘道以匡時出處大致良有足觀  
者至其出守畿輔敬老尊賢禮教大興庶幾哉德讓君  
子之流風讒言一入遽嬰大戮謂執是以懲反側其視  
彰瘡大典不其舛與

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樂朱劉陶詹劉錢曾徐日梁劉王張郭傳第十四

樂韶鳳全椒人乙未韶鳳與友人趙奎王才魯文質陳  
旭陳友六人並起畎澮從上渡江奎才旭友四人皆有  
材武獨文質攻醫韶鳳博學能文章有智畧時與參贊  
機事爲人謹厚上每愛重之上卽帝位之二三年授韶鳳  
起居注俾與諸文士考議禮制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  
省員外卽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與修  
大明日曆奉旨校定洪武正韻更置釋奠先師樂章尋



移病免八年召拜國子司業陞祭酒上予手勅勉之曰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  
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選  
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  
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稱此職  
任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未  
幾致仕歸以壽終第暉以人材進遷開封知府太常卿  
毅爲諸暨同知並知名文質官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  
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爲池州學正卽上初下徽時  
召見獻三言者也生而好學著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  
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嘗曰旁註之作  
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  
精造道之要法平生有得聖經之蘊以此吳元年授侍  
講學士制曰朕聞洙泗集群賢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  
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  
氏允爲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  
內庭叅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鏘禮



皇明史稿 卷之四十四  
法之場超擢傳註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  
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  
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彳亍束帛爲矜式於國  
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  
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  
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  
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洪武改元與詹同共定宗廟時享之禮奉命  
修女誡尋以年老乞致仕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洪武三年以經明行修薦授職方  
司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日治政事夜則孤燈一榻讀  
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首加意於學校不肯以一  
公事溷諸生坐胡丞相註誤輸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  
年惟庸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是年雷震謹身殿賜  
致仕上又手勅慰諭明年起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  
繼見未旬日遽得疾猶強坐訓諸生旣卒上悲悼曰劉  
崧前日徵來朕怪其倏老命教國子將以作成我公侯  
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命有司治殯歛賜諭祭卒



年六十一崧家故貧聰敏好學常以天寒執筆手爲皴裂授徒自給元季鄉舉國初入官十一載不以家累自隨携一僮往至即遣還身所覆被猶授館時物問學之功老而彌篤所著書有北平八府志及職方集皆其留心職業之手筆也詩文凡三十餘帙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二年薦徵與修元史史成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考議禮制每與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四年與吏部尚書詹同上宴享九奏樂章上命協音律者

歌之謂侍臣曰今所製樂乃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誛淫褻之樂悉宜屏絕勿陳也五年上言漢唐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是年出爲湖廣參政七年增賜祿米百石尋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請老復以參政致仕凱喜爲人作文往往獨稱別號曰耐久道人不復書名爵上曰何自賤也爲設大官卑職山林館閣辯以鄙之大官指凱卑職別指內黃令沈仁也借言沈仁每予人文務以內黃縣



皇明史稿 卷一百四十四  
四  
令書於首故求文者求其名以爲貴忘君爵而書耐久  
則不貴稱道人則不度善視者以二文爲一目黷乃辨  
其人矣耐久文黷之乃有黃精蕨薇之氣盈章沈仁文  
黷之則御爐煙靄尚有御饌之氣芬芳山林館閣曉然  
矣時復有修撰曰答祿與權者胡儒也著書止稱洛上  
翁上亦爲著辯言周臣呂望罷釣歸朝至今曰望漢三  
傑良何參今亦良何參三名不易未嘗竒其名而流芳  
昔有河上翁今徒使人知河上耳不知其姓氏此好奇  
譎詐之徒何足道因并及凱曰是其自賤無福所催如  
是乎凱竟坐罪凱才高學博爲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  
難意時稱鉅筆

詹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元舉茂才異等爲柳州學正  
避亂黃州事僞漢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漢降上授  
同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同有識鑒或言人心如深淵  
不測同投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丙午轉起居注  
翰林待制直學士洪武元年侍讀學士同在翰苑文學  
重於一時萬言倚馬可待四年二月與國子司業宋濂  
主考禮闈濂所閱士顧多懸衡於同濂出語人曰詹同



文之校文如老吏之斷獄其推重若此五月陞吏部尚書上謂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上曰然朕觀唐虞三代之治皆本於心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叔季之治皆由乎法由乎法者遂入於權謀術數求治彌堅去古彌遠矣六年遷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同上言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績禮樂刑政之詳雖有紀載向未成書請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編爲日曆

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之同夙夜史館編集一日見上留燕霑醉歸日已暮舉人黃杲校對未退同喜賦詩贈杲少選上乘步輦至館同餘醒未解上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上顧謂宋濂亟取詩來濂取以進上笑謂濂卷上之同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不可得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天下從之名曰皇明寶訓凡四十類五卷其後聖政史官日錄增



皇明史稿 卷四  
入上一日與同論方竹灑翰墨爲記賜同同捧記忤躍  
趨拜丹墀下謝頗龍鍾上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謝爲  
是時同年七十矣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  
旅退惻然憐之賜致仕未幾復以爲承旨罷兼吏部尚  
書尋卒子徽別有傳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茶陵人三吾美鬚髯喜文藻嘗  
自陶寫著有知非化鶴諸集元季避地廣西行省署爲  
靖江教諭稍遷儒學副提舉已聞德慶李文彬最好士  
又往依之五羊孫仲衍王彥舉皆廣中名士三吾遊於

其間而左丞何公爲之館穀洪武元年王師入粵三吾  
乃歸茶陵洪武十七年上用通政使茹瑞薦徵至時年  
七十三矣三吾俯伏上前奏對詳謹上喜授左春坊左  
贊善命編省躬錄尋陞翰林院學士二十三年授晉世  
子經坐怠慢爲吏部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尋復學  
士上自浦江新安諸儒卒後晚得三吾甚喜有編校輒  
屬總裁與密議上嘗讀蔡沈書傳問群臣七政左旋然  
乎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傳皆舉蔡氏  
書註對上曰朕自起兵底今未嘗置步覽蓋二十八宿



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夜嘗按指一宿而太陰在宿西去夾許盡夜則漸過而東由此觀之是右旋也蔡氏洪範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又皆言天非也夫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敷五教教民明五刑弼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各安其居此君之相協厥居也蔡說皆付之天而人君奉天勤民之政邈不相與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於是命二吾總其書定正焉自註洪範一篇令三吾序于後上曰朕覩天象自洪武初有黑

氣凝奎壁奎壁文章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始消文運自此興矣卿等宜攷正古今慎述作以稱朕意又令并修孟子節文初上讀孟子至如土芥寇讎語輒廢卷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配享詔有諫者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手疏袒胸受箭曰臣願得爲孟軻死上乃大悟配享得不廢是時上遇諸儒甚厚賜綺繒衣被朝班前列侍衛上宴享坐次中殿而三吾爲諸儒領袖皇太子薨上意在文皇嘗曰燕王似朕問三吾三吾叩首對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領之故皇太



孫立三吾有力焉三吾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刑三吾請吏部自陳坐失家教退免明年九月召還復學士三十年與安府紀善白信稻主考會試而北士多落第及賜進士上以陳知爲第一人北士大譁三吾取士不公上閱士之得雋者皆南人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陳知等一甲三人皆下獄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冕等覆落卷得六十一人而三吾又與考官媾以下卷進事覺上益怒曰是皆胡藍餘黨盡拷訊諸考官棄市宥三吾死謫戍邊上復廷試賜韓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吾尋暴卒唐象山人也唐嘗被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唐之任真守正率此類也唐貌魁梧居常豪杰自負因元亂隱不仕太祖既有天下始獻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侍郎時年近六十矣

論曰始高皇帝自立國時臺省要地俱以勳舊克之然多被虛名幾務皆從宸斷館院諸儒獨劉基宋濂二人最貴幸上所從受經史資治理而朱升樂韶鳳詹同諸學士間被顧問總皆未能有所獻替而將順不違他如



錄自亡國若危素秦裕伯答祿與權等取克位而已及  
改大物修元史乃令朝紳各舉所知使使者持書下郡  
國徵聘山林遺逸一時耆舊乘運而奮懼然應命咸願  
披腹以呈琅玕曩在兵革倥傯未遑禮樂之事於是復  
詔諸儒考定禮制使五帝三王百年已墜之典久汚夷  
俗嘉與天下維新而是時稽古考文之士雖未必魯兩  
生舜夷夔率足以鋪張雄偉黼黻王化一代制作烜赫  
千古與天亡極矣士集輦轂下凡數十人詔皆錫以官  
秩或領州縣或授藩傅或以老癯疾收願自引退賜以  
金帛遺歸亡論名位顯晦出處殊致彼其文章行誼斯  
皆彬彬然允稱宿學者儒亦昭代之羽儀也其最著者  
王禕陶凱各有傳魯魯爲禮部侍郎魯新淦人也宋太  
史言魯君之學叩之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  
端倪初授禮部主事嘗逆折一二外夷失臣禮受知上  
上問丞相曰魯在禮部何職耶丞相對曰主事上即日  
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嘗屬魯詔草一見嘆  
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  
史局群議沸騰但魯至立舉傳記折之人人醉而去



嚴陵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謂魯與濂也太史公笑而領之有徐大年者淳安人召修元史史成命官之辭以老乞還鄉詔留與宋太史兼修日曆大年長於本末義例識會通首尾無衡決之患宋太史深善之書成賜金帛遣還山又有崇德人貝瓊年四十八始領元鄉薦張士誠之竊吳自王也徵之不肯往入國朝始就徵修元史受賞歸六年以儒士舉授國子助教慨古樂不復著大韶賦以見志九年遷中都助教教勲臣子弟又二年乃致仕是時搜

羅巖穴士號通經博古者相接足於闕庭新喻有梁寅就徵時已六十餘矣在禮局爲諸儒領袖亦不受官歸隱石門山四方士皆就山中從受學時稱爲梁五經所著有周易參議春秋攷義書纂義類禮周禮攷註詩演義策要論林菴言史略類訓等書藏之一室中號書莊曰莊者田舍之稱也杭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杭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學則足以應上之求贖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實所以深念夫子孫者也子孫能守是莊則亦足以贍生



矣又有劉于者永豐人先仕元爲泰和學正洪武四年徵至于初入見召進內廷講論經傳上爲首肯者再三明日復召見勅賜冠衣又明日召見便殿諭曰君子爲學當見世用朕將官爾可任州邑之職乎于俯依對曰臣前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有血氣皆顯忠遂良之日臣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犬馬齒旣衰顛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爲矣卽欲勉強應命恐負天恩敢固辭上熟視曰爾誠老矣盍賦詩見志于揮毫成詩上覽之大悅命太官賜酒放還山又

王珪者御史吳興宗薦爲有學有行之老儒徵授翰林典籍勅曰爾珪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興周末老較之公孫弘助漢正壯若職以翰林典籍坐院中有宣則至或問則答是其宜也珪職雖小朕命東宮賜坐閒中講道悉爾丹衷沃我儲嗣於斯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哉六年上開文華堂禁中詔選是年解額內雋異士張唯等十有七人俾肄業其中唯永豐人是年以尚書舉第一十七人者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每政暇輒幸堂中取其



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待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間詢及肄業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爲弟子貞上笑而許之三月上命唯等各歸展墓皆攝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時同進者有祥符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翀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車駕應制備顧問未始異也七年濂侍上升武樓賜坐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

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竑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邇來以文一卷貽臣臣故知之上顧之私自喜爲著拔儒僧文將召用之命濂以傳文進覽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即日召見謹身殿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日侍左右備顧問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賞愛上深眷注尋陞起居注遷考功丞是時上方嘉意文事萬幾之暇常與文學侍從之臣親灑翰墨賦詩屬令賡和一日賦冬日學士危素詩成最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七  
身傳十四卷  
後上覽之顧大悅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  
一時廊廟之泰交恍然具見千古賡歌之遺響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七

劉吳吳朱權列傳第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也洪武初舉爲宜春訓導有薦  
仲質好學博通經史召對稱旨授翰林院編修歷官禮  
部尚書十五年設諸殿閣學士如宋制命仲質爲華蓋  
殿大學士宋訥文淵閣吳伯宗武英殿吳沉東閣皆無  
所領閣務惟從容待顧問而已文華殿爲皇太子講讀  
之所未授官時有耆儒鮑恂者崇德人全思誠上海人  
余詮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年俱七十餘



矣禮部主事劉庸薦稱恂等皆明經老儒達治體上皆  
召至入見賜坐顧問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不欲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  
子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卿志庶無負卿等生  
平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固辭乃賜勅放還  
鄉紳後至以爲鄆縣教諭仲質後絀爲監察御史而訥  
伯宗沉尋皆遷謫去閣員罷不用文皇始以胡廣楊榮  
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預幾務昭皇進楊士奇華蓋  
楊榮兼謹身黃淮金幼孜兼武英內閣儼然稱宰相矣  
吳伯宗名祜金谿人也伯宗十歲卽通舉子業有先達  
見其文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四年首開  
取士科士就廷試高皇帝親策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爲盛今特延子大夫  
于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繇是時伯宗已舉  
鄉試爲第一人聯雋中書省於是廷對復稱旨上遂擢  
爲進士第一人賜袍笏靴帶特寵榮之授禮部員外郎  
命與學士宋濂同修大明日曆時丞相胡惟庸方用事  
伯宗不肯相屈下惟庸遂坐以它事中傷之謫居鳳陽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五 吳伯宗 二  
八年伯宗上疏論時政因及惟庸顯恣不法不宜獨在  
中書恐滋久爲國大蠹上覽奏即召伯宗還朝仍賜之  
衣鈔奉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  
之學明年改翰林典籍上間喜吟咏嘗製十題命伯宗  
賦之援筆立就上喜稱才子賜織金錦衣每賡和其詩  
見御集中十四年除太常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  
辭由是忤旨謫陝西教諭及淮召還爲檢討是年命爲  
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伯宗弟仲寔爲三河知縣繆薦  
人連伯宗復降檢討十七年進文字不以時謫雲南卒

吳沉字濬仲金華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國初舉爲  
縣學訓導以疾辭洪武十二年以省臣薦至京授翰林  
侍制時上已勅馬上業往往進諸儒臣講論經史學士  
濬最親重得偕上坐起上時時授以旨使爲詔草其他  
諸儒次莫若同及沉三五等而數人起自濬後上皆以  
其學問該洽文詞優贍悉令供職翰林紀注言動備顧  
問上論議故自明聖而沉等皆能將順稱旨踰年坐事  
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上言國初之制啓事東宮惟東  
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一體稱臣於禮未



安詔群臣議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臣子尊敬之禮何得異同相同言非是啓事東宮臣請稱臣如故上從之是年復陞待制十五年應對失旨

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上嘗咨論治道嘉沉德業文學並美命畫工繪沉像賜之以示褒異是年

陞

東閣大學士上方齋戒享太廟

謂沉曰朕閱古昔聖賢之書垂訓立教大要有三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人道立矣卿其類輯前言爲書助朕觀覽沉集五經四書語爲書三卷以進上覽而

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序之尋以進講後期爲考功監

所劾降侍書復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以老疾乞致仕

許之沉嘗著孔子封王辯其言曰孔子聖人也孔子生

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也然王君之號也生

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

不順臣而王之名正而言順乎孔子作春秋諸侯有僭

稱王者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

名孔子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歸以有天下之號孔子

在天之靈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



其德無其位孔子之不幸也。曾謂無實之稱足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呼。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吾其可以欺聖乎。然則若之何。曰：夫子澤不被于當時而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號。曷若事之以師之尊。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者也。師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傳。當時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旣無爵謚。門人弟子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折之。以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



皇明史稿卷之五十五  
其非也彼之不敢議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余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閒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沉在成均與諸生訂正傳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也善生十歲已通五經大義元亂奉繼母隱匿山中太祖既有天下始應郡守聘出爲學校師洪武八年以宿儒召試第一授翰林修撰逾年不以家屬至京上怪之曰汝不欲久居此耶其速之來久



之又不至上又問無以對由是得罪謫戍遼東時善典  
修春秋本末未成去甚歎之因得病方進藥恍有神人  
執春秋一卷見善曰此子所編書與子對讀一日之間  
醫投藥者三神授書者三病遂已善行未至遼有旨放  
還鄉十七年上思用老成人召起爲翰林待詔十八年  
奉旨與典籍聶鉉主考禮闈三月授奉議大夫文淵閣  
大學士上御殿閣善嘗進讀心箴多啓沃請選任賢才  
務嚴簡擇以保其終從遊內苑賦甘露詩上親折松枝  
甘露賜之是年以疾請告賜歸甫及家而卒卒之先夕  
有星如虹墮于居正德中追謚文恪

論曰我太祖懲於胡惟庸罷丞相不設聖念淵矣今之  
殿閣避丞相名耳安在不丞相哉初制殿閣大學士不  
得壓九卿九卿奏事不得關內閣今之九卿題奏聽內  
閣票旨倘非其人安在不惟庸哉然在仁宗之世獨有  
權謹者以光祿署丞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無兼官亦不  
預閣務謹河間人也太宗時主事呂寧薦爲樂安令滿  
考轉光祿寺署丞謹素以孝行聞母病躬湯藥弗效叩  
首籲天求以身代母得愈年九十乃終躬負土以葬廬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八  
墓三年有烏鳴泉湧兔馴之異仁宗即位特召見命鴻臚官以謹事狀朗誦大廷示百僚就日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卿孝以風天下之爲人子者他非卿責也夫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令侍皇太子監國留京宣宗立以疾乞歸學士秩正五品進通政司右參議致仕謹去後文華學士遂不設官矣謹正統中卒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八

詹徽開濟列傳第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詹徽翰林學士承旨同之子也以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徽執法過峻然在職公勤上復其家性殘刻吏有過罰書寫毋死不予歸以至吏擊登聞鼓嘗上言陛下奉天子民刑欲每存欽恤期于無刑而頑民犯法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民知畏而重犯法上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用刑之道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



三時身錄 卷一  
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有軍人魯兩犯罪蒙宥今復犯罪當杖徽欲弁其前罪請誅之上曰前罪旣宥今復追論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民何所措手足夫罪本應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應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至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令杖而遣之二十二年陞吏部尚書上擢兩訓導爲長史徽以爲越資請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道則尊資格可勿論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其明年坐藍黨死子紱尚寶司丞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也元季爲察罕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洪武十四年上以御史大夫安然薦召拜刑部尚書涖部勤敏有爲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記所行事以稽勤怠數月間諸司小大之獄無復有如往時淹停歲月者濟才足辦之也上喜信用之濟由是益自負嘗不奉旨移文督責諸司如中書省所爲榜戒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慙謝已又



立簿曰寅戌之書限僚屬出入上聞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功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濟能以勤率屬然其性殘酷議法漸巧密上惡其太刻諭之曰刑罰所以禁民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古人網漏於吞舟之魚竭澤而漁尚安有魚者汝張密法以網民民其能免乎此非朕所望汝也濟大慚濟與鄉人有舊怨濟則巧構其人陷於獄令卽中仇衍等鍛成之其善中傷人類此又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獄官爲發覺詔濟諭之歸部

與侍郎王希哲主事伍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殺之其恃權罔上又若此上屢訓諭不復省業惡之會有告其在洛陽時強其甥女閻氏爲奴使濟妹早寡而有姑在濟盡掠其家財携其妹并子歸姑欲訴濟輒捶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臣仲等劾奏濟瀆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爲國大臣且言濟奏事時置奏札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啓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覘伺上意務爲兩圖奸計莫測上怒下濟獄并執王希哲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與希哲等俱誅之濟爲人有才辦外事



諛悅然陰毒狡險嘗侍上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刻以誇大聲勢所爲多不法一日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深惡其諂佞卒及於敗上嘗勅諭濟父蒙曰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今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父若是而不異則出仕賢彌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欣哉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携孫等赴京可見翁以子爲國爲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翁平昔之志况今日之耀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祖宗保我社稷故茲敕諭



